9

V
A171.15
C36

叙事亦詳
核但不如森殷

叔向既知諸侯
有貳心不以信

左傳文苑七卷

魯昭公下

晉合諸侯于平丘 十三年

按晉自重丘之後會盟皆大夫至此再合諸侯然則晉昭即位乘楚之亂中國似有可爲之機者惜乎叔向以晉賢大夫不能以義匡君是以諸侯不服而晉之合諸侯遂亦止此矣

晉成虒祁 虒音斯平公築宮于虒祁之地 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鄆故 十年魯平子伐莒取鄆鄆莒邑也 晉將以諸侯來討 晉昭公將爲莒致討於魯 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 乃並徵召諸侯爲會 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 先與吳夷昧爲會 水道不可 水道不通不可爲會 吳子辭

義服之而徒歎以威力示之無乃為失言乎

子產太叔二人事夾帶叙傳言子產之適宜太叔之泛善描寫零事如畫

反璧事如今用已陳奈何未有用反錦者

發其黷貨為此

焉乃還晉侯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鮒叔向弟兼攝司馬之官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四合象宮室曰幄在上曰幕軍旅之帳也子太叔以四十四十張既而悔之每舍損焉一宿為舍每舍減其數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于衛欲求貨賄于衛淫芻蕘者飼牲曰芻薪草曰蕘縱淫芻蕘之人使衛患之以致貨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携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近在晉君宇屋之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縱淫與他日異敢請之敢請止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亦將及於禍為此役也

役此無誣機何異而又令客以君命賜之是乘成其弟之賄也不知叔向何至此拙醜

盟以底信三句獻公直是規叔向之語

偏而拙殊可厭

役事也實為此事子若以君命賜之假鄭君之命以錦賜之其已其可禁止客從之客謂屠伯未退而禁之客未退而叔鮒已禁芻蕘者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齊有貳心不肯尋盟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名摯王卿士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底致也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以文德之辭訓告之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庸功也討之有辭故功多天子之老天子公卿大夫自稱曰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元戎大戎車以先啟行啟開也為晉先驅遲速唯君言將助晉以討齊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

二段一反一正詳明委排此等机軸最是左氏家數

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朝聘而無貢賦則朝聘之事不可常繼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業須礼而有次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礼須威嚴而後恭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者不明弃共百事不終信義不明則弃恭弃恭則無威無礼無經無業百事廢矣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以修貢賦之業間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以講礼也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二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以示威服之道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顯昭明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岳之下志業於好志貢賦之業在於交好講禮於等講上下之礼在於列等示威於衆示可畏之威在於聚衆爲會昭明於神昭盟誓之信在於要告神明自古

不可以不示衆與前不可以不示威相照提見叔向之非策晉合諸侯由是止叔向之過也

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自是興晉禮主盟以此禮主盟諸侯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所用犧牲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言齊君欲廢好不受盟何齊肅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言其情大國制之制其義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已有間隙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建旌旗而不曳其旆壬申復旆之示將戰諸侯畏之

晉方是時楚人暴核陵蔑中華此乃敬國外盟恐懼省戒之時臣君當倚求法

家拂士以御備國政乎亟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納夏盟和攘夷狄汝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乃施之猶安於不競豈憤恥自強之志恆寔家產於是崇是飾及濟侯皆貳顧明亦戢激會而以兵車耀之不亦末乎

會於盟同地再語平丘者惡其勞力不道為後世戒也

公不與平丘之盟 昭公十三年

按胡傳十二國會盟而公不得會斯亦可恥矣曷爲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軟血以中國同惴夷狄而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涖之具此五不韙者得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恥者必爲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則直書其事以示不足爲恥當以爲幸也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以魯之故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謙言不得服事魯君請君無勤無勤來盟絕魯也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

向之辭驕僨特
正徒欲以力服
人惡足以致諸
侯之從

言辭大呂地步
然却說得實

左傳文苑

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仆也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子仲與南蒯同謀季氏南蒯以費叛子仲奔齊其庸可弃乎忘也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莒邾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二憂爲間隙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聽命而不與盟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邾莒無故訴暴冀免晉貢晉君不察遂以
紀暴而叛向智本亦易強大劫制之辭共盟
王之義矣

諸侯四語說極
緊切

子產爭承 昭公十三年

按子產爭承係國大體不然貢賦無極亡可立待雖不見討其能國乎太叔子產之見君子於是知其有優劣矣

平丘之盟子產爭承曰承貢賦之次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貢賦輕重隨其位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供職貢者鄭伯男也鄭在甸服外列爵在伯子男而使於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和好以爲事行理之命行理即行李使人來責貢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重而無法制小國有闕闕而不共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

爭半日語必多何為止記此一十餘句得晉人答語再添一層爭端乃更濃

策晉自策極為勘破且辭直而不屈

左傳文苑

待也存亡之制貢賦輕則小國存貢賦重則小國亡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即游吉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其可瀆慢而勿畏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貳不一也偷苟且也言晉不一苟且之不暇何暇討鄭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為國之道不與人爭若為人所陵亦不成為國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

以子男而貢公侯之理則其地之所出果不足以周給者且子產之詞雄而此直而不屈至亦善於辭令也與宜有以來仲尼之言也

甲韓律令蕭

叔向不私親 昭公十四年

按昭公十三年晉合諸侯于平丘次于衛地叔鮒求貨賈害于衛至此又黷墨貽辟于邢為惡受刑鮒也之死有餘辜矣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與雍子皆故楚人而奔晉者二人爭鄐田之疆界久而無成其訟久而不決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之理官時聘於楚叔魚攝理羊舌鮒攝理獄事韓宣子命斷舊獄韓起命鮒決斷舊獄罪在雍子鄐本雍子之田而罪之者蓋侵邢侯之疆雍子納其女於叔魚納女以賂之叔魚蔽罪邢侯叔魚得女反斷其罪於邢侯邢侯怒怒理直而受罪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韓起問叔向其罪在誰叔向曰三人同罪同有死罪施

相法議不是過也

老吏所獄片言如山

刑當其罪

左傳文苑

生戮死可也施罪於邢侯而加戮於叔魚雍子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而納女以買已之直鮒也鬻獄叔魚受女賣獄邢侯專殺邢侯專擅殺人於朝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昏亂也已有大惡而掠取美名其罪曰昏雍子有之貪以敗官爲墨墨不潔之稱貪于貨賂以敗其官守故其罪曰墨叔魚有之殺人不忌爲賊專擅殺人而無所畏忌故其罪曰賊邢侯有之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皐陶之刑也乃皐陶所制之刑請從之請用此刑乃施邢侯乃行罪于邢侯而殺之所謂施生也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陳二子之尸於市所謂戮死也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言叔向之直有古之遺風治國制刑不隱於親治晉國而制刑法不以弟而有所隱蔽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未減前後三次責數叔魚之惡皆極言之不爲薄輕

三段正解叔向之義与直鋪叙整頓有法

照應義字結束緊淡

也曰義也夫能以義斷恩也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即去年淫芻蕘者以寬衛國晉不爲暴遂使衛國免於芻蕘之害而晉不爲暴於衛歸魯季孫亦在去年稱其詐也謂言鮒也能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遂使魯國免於討伐之禍而晉不爲虐於魯邢侯之獄言其貪也謂言其鬻獄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使合於夏書制刑之法而晉之用刑不爲偏頗三言而除三惡三惡暴虐頗是也加三利加寬衛寬魯正刑書之三利殺親益榮雖殺其弟而益有令名猶義也夫

此非孔子之言也肸可稱述識多但平丘之會脇法侯以示威者肸也鮒受貨肸獨不受羹乎帝暴季孫乃惠伯清漢

[illegible]侯之會宣[illegible]叔向因父鮒[illegible]之則鮒之詐[illegible]邢侯之雍子爭田肸沈[illegible]邢侯不以戒鮒而任其貪婪及宣子[illegible]於肸乃直其當殺夫法之所出肸誠不得因私顧畧其休戚相涉之情[illegible]況望其券不中不才也[illegible]周公之誅管蔡事關宗社不得不[illegible]曰大義滅親肸也而義是班乎孔子寧肯直之而又義之乎故曰非孔子之善

文机活[illegible]但向法未斷

數語更為義正此外傳只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較[illegible]

晉伐鮮虞 昭公十五年

按外傳鼓人請以城畔穆子不受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于我今內傳曰吾所甚惡也吾獨何好焉數語發叛臣肺腑宜其終服鼓人也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種鼓人或請以城叛叛鮮虞而降晉穆子弗許穆子即荀吳不受鼓人之降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在上者好善惡惡無有過差在下者曉然知上之好惡有所適歸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受叛人必當權賞是賞吾所甚惡也則何以復加於所好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

庇民力能而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奸所喪滋多不可急欲得城而近姦邪之人是所得少而所失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殺請以城叛之人而繕修守禦之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使見其民而觀之曰穆子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言其民猶有食色未絕粮姑且修治汝之城壁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猶買也得一邑而買人之怠惰不如使人保守其舊之爲愈賈怠無卒不能善終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鼓人堅守其邑能事鮮虞之君我教民不怠亦能事晉國之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鼓城吾可必得而使民知義之所在有死命而無貳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其後鼓人告云吾食已竭矣力已盡矣乃取其城穆子勝鼓而歸不戮一人以鼓子鼓鞮歸鼓鞮鼓子名

荀吳不納叛人詒其法言去道余意不然夫是果世利沒之心則退殆勿圖脩湘以俟其旬服可也或彼君果有可正之罪則幣帛以討而呼其歸義可也顧乃請叛弗許請復勿許坐視其食竭力參而後取而曰吾孔率義不爽好

是也請降而犹為此語似屬作意矣楊素菴謂不在伐原下愚謂稍差

惡不懲也則名宋襄之倒仁等也特是
幸而襄不失可

冨子之言亦自有當

晉韓起聘于鄭 昭公十六年

按此傳記孔張誤立客位子產謂邪辟之人不及執政宣子謁鄭求環而子產謂彊奪商人教鄭皆盟皆歷歷有據非善于詞令者能之乎

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言苟有位列于朝廷無敢有不共敬而恪謹者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孔張子孔之孫蓋賓未升階侍立於西方孔張誤立於客間也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閒執政掌位列者禦止之張又移立於客之西執政又禦止之張又益西乃立於樂肆之懸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富子鄭大夫諫子產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必陵侮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

皆責有体

不出淨結氣却動

義正而不阿詞強而不激然主事者亦有是責難道不及執政

無禮何以求榮我有禮彼猶賤我苟無禮必取恥辱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發號施令不得其當出令之不信朝行夕敗不守其信刑之頗類緣事類以成偏頗獄之放紛由放縱以致紛亂會朝之不敬國無禮敬之心使命之不聽下不從上命取陵於大國罷音疲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子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也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爲嗣大夫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祖父數世居於卿位世守其祖父之職業而忘其所當立之位我安得受其恥辱邪辟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爲過謬者自應用刑罰子寧以他規我寧以他事規正於我宣子有環其一在

大体法

太叔子羽之言何其卑陋若是

点破主意

兩僑聞法所調正古情

鄭商玉人同工共璞成此雙環一在宣子一在鄭商故宣子欲得而雙之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言爲商人私物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所求不多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偸也言晉國盟主也韓子執政也未可偸而薄之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屬猶適也言若適有人讒神助以興起晉人之忿則鄭悔之無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何不求商人之環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偸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是故不以玉環與之忠信故也所以盡忠於宣子而守與晉之信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我聞君子不以無財爲難立於

此言鄭不當與環

兩次漢無礼二字便歷倒求環之意

又漢一層

出一玉以起二罪語帶秋霜氣如烈日六層意若肆口而出然措法却緊切愛密

戢位而無善名是爲身之大患此二句言宣子也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此二句言鄭國也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共謂今日有求而與之否謂後日求而不與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言若唯命是聽則鄭且爲晉邊鄙之邑不復成國失其國君之位若韓子受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一共一否鄭之罪也貪淫韓子之罪吾又失位鄭又以無定其位韓子成貪韓子喪其令名將焉用之安用獻玉爲也且吾以玉賈罪出一玉以賈二罪不亦銳乎銳細小也言以細小之事起二大罪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

商人亦奇

買諸賈人起亦自成其義而子產以一賈人說到盟誓上去可謂嫺於訓共矣

一直說下只以盟誓爲據点展青對齊侯同法

此前更難爲辭至此仍更無得說却乃愈出愛辭使人閉口不

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玉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執政稱子產也言執政不以我所求爲義故不敢再求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商人俱來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庸用也言與此商人用次序相比而耦耕以除治此地之荒蕪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斬其惡草與商人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強市爾物毋或匄奪我毋得匄乞而奪取之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爾商人有珍寶貨賄以逐利於市者我鄭不得與知其事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以和好之事來聘鄭而謂敝邑彊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

敢強索真是文之奇珍是教敵邑皆盟誓語真令韓子傾听讀來覺層層有法向向有味大抵文意奇則辭易工即前段作餘波聞言辭玉韓子固是高人

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若大國有命令而使小國共無法之誅求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不知何所成就敢私布之布陳也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以要失諸侯鄙鄭國之二罪敢辭之

韓非子云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與費仲來求因與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故不予膠鬲而予費仲子產之不予玉環是以賢待宣子也乃子羽太叔反以爲偷陋無斯人之見

普者以下章法

與故可志

敷對詳明讀之亦一段博物誌

郯子論官 昭公十七年

按郯子先舉黃帝等以起少皞次敘五鳥次敘五鳩又次敘五雉又次敘九扈井井有條而中間亦自有變換錯綜處讀之自覺亹亹不倦

郯子來朝朝魯公昭與之宴昭子叔孫婼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金天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年故爲雲師而雲名百官師長皆以雲爲氏縉雲氏共一也丁倣此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太皞後亦受水瑞故以水紀年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摯名鳳

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者也鳳知天時故名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者也燕以春分來秋分去故司分伯趙氏司至者也伯勞以夏至鳴冬至止故司至青鳥氏司啟者也鶬鷃以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啟丹鳥氏司閉者也鷩雉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而化蜃○分至啟閉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祝鳩性孝故爲司徒主教民鴡鳩氏司馬也王鴡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空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鷹性猛故爲司寇主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冬來春去故爲司事五鳩鳩聚民者也以上五鳩皆以聚民爲生五雉爲工正賈逵曰西方曰鷷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鷓雉塼埴之工也南方翟雉攻金之工也北方鷂雉攻皮氏之工也伊洛而南翬雉設五色之工也故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

顓頊五語是大斷案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守慨深矣

者也夷平也使度量器用平也九扈爲九農正賈逵曰春扈鴽鴳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切玄趣民耘苗者也秋扈切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切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切丹爲巢驅鳥者也行扈嘖嘖晝爲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爲民驅獸者也桑扈切脂爲蚕驅雀者也老扈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扈民無淫者也扈正也正民使不淫放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德不能致遠瑞乃紀於近乃以近物近事爲民師而命以民事百官師長皆以民事爲民則不能故也德不能致遠瑞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官不修其職學在四夷中國之學反在四夷猶信昔聞其言今方信之

學世常謂仲尼且往天子失官學在四

夷越悅後昔故彭屋九夷而言夷德之有其不如淳夜之古於此即經更見悼之心

紀火政與襄九年宋子罕同法而加流動有態

子產火政 昭公十八年

按前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若火作其在宋衛陳蔡乎宋大辰之虛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衛顓頊之虛其星爲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壬午作乎至是果驗

夏五月火始昏見 火心星建辰之月始昏見 丙子風梓慎曰 魯大天 是謂融風火之始也 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 七日其火作乎 從丙子至壬午七日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 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 同日皆火 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大庭氏古國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以驗前年之言 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 言經所以書災

以天道遠人道近千古多言足破方士之術迷惑之人當路指酬矣

左傳文苑

裨竈曰不用吾言前年裨竈欲用瓘斝王瓚禳火子產不聽今復欲用之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信其言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國之有宝將以爲保民之用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幽遠者非人力所及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豈不或幸而言中遂不與以宝器不禳火亦不復火鄭之未灾也里柝鄭大夫告子產曰將有大祥祥變異之氣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能及也言將先災死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遷都所免故託以智不足定遷及火里柝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以其常與已言故

開卜

宗廟府庫宮內里巷城內城外以次發全

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也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禁舊客弗出於宮爲其知國情不欲令出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於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使二子巡行諸祭祀之位太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使公孫登徙大龜登聞十大夫故使徙龜使祝史徙主祏音石於周廟告於先君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群主於祖廟易救護以火災告於先君求救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各儆備火商成公儆司宮商成公鄭大夫司宮巷伯寺人之宮出舊宮人先公舊時宮女寘諸火所不及寘宮人於火所不及之地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備非常也行火所焮巡行火所焮炙之地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爲部伍登城備姦也明日火之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

先叙宋衛陳鄭皆火此後並及之以收前照應周密

左傳文苑

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乃聞災故戒保所徵役之人 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 除治祭處於國北方就太陰禳災 禳火于玄冥回祿 玄冥水神回祿火神 祈於四鄘 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祭之以禳火之餘災 書焚室 籍記被焚之家 而寬其征 征歛賦稅 與之材 材木以助營建 三日哭 君大夫三日舉哀 國不市 示憂戚不會市 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 不舉行火政不恤民也 許不弔災 不弔恤火患不畏天也 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不義所以先亡

篇內鋪叙子產火政井井如畫用字錯綜佈置句法字法各極蒼勁真妙品也

字句猶是左氏而氣格畧費變便近國策史記

此費無極獻說以讚太子建宋

楚殺伍奢伍尚 昭公二十年

按楚子之在蔡也鄖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故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楚子自取之復言於楚子曰王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以通北方王收南方皆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城父至是又譖建與伍奢王怒殺奢

費無極 楚嬖臣 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 去年楚使太子建居城父至是無極譖太子與其師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 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 自比于宋鄭之國齊晉又交輔翼之將爲楚國之害也 其事集矣 其爲謀已成矣 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 言君納子建之妻此一過已多矣 何信於讒 又何讒言之足信乎 王執伍奢 怒其言直而執之 使

此句可省

鄭自為祭晉次輔後俱感奇信誤今日最可深恨

奮揚之先遣太子仁矣至對君之詞不忍後命又不敢失命一臣丹盡犂然可披

是左法狀哀畧不同左文法多練人常以拗勢出之迷以無饒妮巧之致此章則多

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奮揚知太子冤故遣先往三月太子建奔宋奔城父而走于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示不逃死王曰言出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不能苟偷懷二心奉初以還不忍後命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復奉後殺太子之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善其言而舍之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無極又言伍奢之子皆有知謀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何不權言免其父罪以召之彼仁彼謂伍奢之子皆仁愛其父必來不然將為患

用直法所以覺不同

兩句閒正下又似子書口氣

此段劇切激揚所謂為子死孝伍尚有焉

左本色排而不精

此子胥通吳以伐楚為復仇也

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言汝肯來則免汝父之罪棠君尚謂其弟員棠君奢之長子尚也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尚使子胥出走吳國我則自歸楚以受死吾知不逮及也我將死爾能報汝能為父報仇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楚以免父召我我不可以不往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父無罪而見殺汝不可不報奔死免父孝也我奔死以免父不失為孝度功而行仁也汝度成功出奔不失為仁擇任而往知也汝擇任報仇之事以往不失為智知死不辟勇也我知必死而不辟患以苟免不失為勇父不可弃不可俱去以弃其父名不可廢不可俱死以廢夫名爾其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旰日晚也言伍員將為楚患使楚之君臣不得早食也楚人皆殺之并殺伍奢伍尚員如

吳子胥奔吳言伐楚之利於州干州干吳子僚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光吳公子闔廬也反復也光言員特欲爲父報仇其言不可從員曰彼將有他志知光有弑僚之志利員用事故破其事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求入於光退居邊鄙乃見鱄設諸焉鱄諸勇士而耕於鄙爲二十七年吳光弑僚傳

費無極以一無寵之故欲勸王取建良又勸王殺建欲誅殺伍奢又殺伍奢二子殺之誅人可恨子常之祓天子自爲僞手可

晏嬰諫誅祝史 昭公二十年

按晏子一得齊侯之問遂破梁丘據之誣以解景公之惑脫祝史之罪一言利國晏子有焉

齊侯疥按杜云疥當作痎字之誤也謂之小瘧者非痁瘧疾也謂痎病而變爲瘧疾也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二人皆景公之嬖臣也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欲殺嚚固以辭諸侯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言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

晏子述屈建與康王之問答不明言其旨正歎啟齊侯之發問以率之也大論指排而實類之風紀其言人也字下亦是倒句法又即作住法之亦新第詞勢不流便風韻不長純是四字句雖亦與錄然無條

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于鬼神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文襄靈成景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以誠實告鬼神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以其爲誠實之君故降之福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乖辟而違于理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顧忌

理分派但覺堆垛重滯言罪矯誣二語句法正奇

以下歷數齊之亂政末復申以稅不勝詛言言切直有據可爲萬代人君祈福之戒

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改也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掩惡而數其善是矯誣也誣鬼神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進則矯誣退則言罪無所措辭則亦虛媚而已是以鬼神不享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音丸蒲舟鮫守之藪之薪烝麄曰薪細曰烝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侯祈望皆官名也專守其利不與民共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外鄙之人入服政役又爲偪近國都之關以苛暴征稅以奪其私物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又爲世家恃強以移

此叙史稍活處有致

易其貨布常無藝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去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詐爲教令于邊鄙私欲養求嬖寵臣妾縱私欲以長養求覓不給則應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詛祝其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假使禱祝能徼福則夫婦之詛亦將有禍聊攝齊西界以東姑尤東界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逋責

暮僖憂旱而焚巫齊景憂疾而誅祝史仲虐而愚者也景子[illegible]之規乎

立意好而詞未工

按和同之办公私之分晏子所陳崇正不阿析理詳明可謂春秋之良者

按亦同也四句立定斷案

[illegible]千古[illegible]

晏子論和同 昭公二十年

按景公以梁據與已和故晏子先剖判和之大異於同處後專指丘據之尚同有箴規意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齊景公田獵而歸晏子侍公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也馳馬而造于公之所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音誕炊也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濟益也洩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羹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否不可也臣獻其否以成其可臣獻其不可以成就君之所謂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

五味五聲取譬最切

左傳文苑

否臣獻其可者以除去君之所謂不可者是以政平而不干所以政事和平不干於民民無爭心民心亦和平無有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商頌言中宗非自賢明亦有賢臣與其君可否相濟如宰夫之和羹然則此臣既戒敬其事既和平其心矣鬷音奏嘏音假無言時靡有爭鬷總也嘏大也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味皆和而後心平心平而後政成聲亦如味和五聲如濟五味然一氣作樂以人氣爲主二體舞者有文武之二體三類詩有風雅頌之三類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樂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六陽太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爲六陰也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羽也八風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條風又名融風景風又名凱風九歌六府三事

以水濟水四句有照名有收拾

醒然文采腴暢

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故謂之九歌以相成也此九者合然後有成而爲和樂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周密也十者皆相對以相濟也言樂聲如此相反蓋能相濟以成其音亦猶羹之水火相反君臣之可否相濟者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詩豳風言心平則德音無瑕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譬如以水濟水不成羹矣誰食此物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若琴瑟而專用一聲不成樂矣誰聽此聲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若使古人無死則此樂乃古人之常有齊君何以得此樂昔爽鳩氏始居此地

爽鳩氏少皞氏司寇季萴因之季萴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齊侯甘於所樂志於不死晏子稱古以節其情

齊景以順命為和晏子以義制為和議

詒極確文之語綜此並亦如和羹經不

可咀可听

治道得中為貴子產矯寬以猛太叔矯猛以寬皆非中也故以仲尼之言加之

渝最切當

火烈四角取喻兵切

子產論政寬猛 昭公二十年

按子產以鄭國之汰侈故欲太叔以猛治鄭而甚言寬之難為政第仲尼所論寬猛而和子產未易及此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召游吉而囑之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治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音丸苻音蒲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悔不用子產之言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善子太叔之政政